



三元塔

□張向前

傅天琳老家背後山上有座塔，名叫三元塔。它從空間里浮現出來，不讓空白占滿那片留白的天空。它注定是一處伏筆，等待着有心人作一首詩，或者填一闋詞。

水無常形，少走直線。四川資中縣城郊，原本西來的河水，忽然有了興致，向南拐了一個大彎。這一彎是天縱之筆，彎出了一個著名渡口唐明渡，相傳唐明皇（唐玄宗）曾於此渡河渡已渡天下。它還彎出了一個村叫泥巴灣村。這個村名與下里巴人有異曲同工之妙，通俗地講是低到塵埃里，開出花朵來。開出的“花”頗有氣質：其中一朵叫傅天琳，著名詩人，曾有重慶作家多次邀約作引，憾俗務纏身，終未得見。

大自然的每一處著墨，似乎都暗藏深意。三元塔切割著視線，跳入眼帘時有一種突兀感，仿佛直直地從天而降，落地生根。它矗立於泥巴灣村的高處台地之上。站在大橋上遠望，遠山近水尚迷離。太陽剛升起不久，猶猶豫豫徘徊於塔的左側，黃中帶紅，紅里透黃，老家鄉下磕破的土雞蛋一般，於霧氣中透亮、游移、潤澤，透出朦朧美感。鉛盔的天空下，通向幽微遠處的山路總是濕漉漉的，潮濕的心情一般。一只蚂蚱隱在草叢深處，偶爾發出長短不一的鳴叫，哨聲銳利，野性十足。它總是在陽光熾熱時呼喚黃昏，又在黃昏來臨時呼喚黎明。有時，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只蚂蚱，总在期待，或是冀望。這一處蒼翠的草叢，或許就是一處文學的森林，看似稀疏，實則茂密。我在其間有些迷茫也有點暈頭轉向。

二三里路程，品一盞茶的工夫就到了。台地處叫高山觀。立於塔處，四野寬闊無遮無攔，極目可瞰。陽光散漫不羈，山間野花搖曳，草木葱茏。江水縱波幻影，浪潮鼓蕩奔涌。還有一壘一壘的油菜花，流金一般的花朵，油畫一樣純淨、安然，讓人不知不覺陷進去，難以自拔。那種黃，鋪成一團光亮，比檸檬的黃似乎更奔放燦爛，卻沒有檸檬的深情含蓄婉約。過去與現在，可以如此不動聲色地契合。

人塔相吊，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想作詩。思索半天，一句也沒有作出來。塔下一人，像站在虛空里，而虛空更接近於自由和想象。

古塔由青磚砌成，直刺蒼穹。塔門面江而置，閉門上鎖，其冷儼似乎拒人於千里之外。門楣之上，“三元塔”三個大字圓潤恣肆，由青花瓷碎片鑲嵌而成，烟雲疊疊於時光之上。側有一古塔守護站，兩個孩子在院壩中玩笑打鬧，一素顏女子顧自忙著手中活計，偶爾望向路上稀疏過往的行人。

難得天空如此清爽明朗，恍如一張沒有使用過的白紙。高塔直筆，似要落墨無垠蒼穹；停雲輕舒，盈盈撫慰烟火人間。

“大姐，可以幫忙把塔門打開嗎，我想登塔上去看看？”

“不行的，不讓打開。”

沉吟半晌，有些失落，慢慢轉身。

“媽媽，等你老了，死了，我來幫你守護古塔哈。”男孩滿臉稚氣，目光清亮，看起來不過六七歲樣子。

驚人之語立即引來一頓呵斥：“守著這古塔有什麼意思！你要多學習多努力，將來像駱狀元一樣，才会有更大的出息。”

女子並不像是讀書之人，卻能道出如此有見地之語，讓我一時愕然。

她口中的駱狀元叫駱成驥，資中籍人，是清末四川唯一的狀元。據說，他少時在三元塔下讀書玩耍，與一

幫學子尋找數千塊塔磚中刻有“聯捷三元”的神秘之磚。一口气，十塊中他找到了九塊。後來，他考中縣試第一名，為“案首”。省試考中第三名為“經魁”。參加殿試，清光緒帝臨朝策問，他引經據史，论证变法自强。光緒帝特“钦定第一”，成为头名状元。这样，骆成驥遂中联捷三元的“小三元”，并成为清朝四川籍唯一一位状元，传为坊间美谈。绕塔一周又一周，“联捷三元”的塔砖却一块未曾觅见。

山头斜照相迎，光影掠过树梢，寂寥清幽。这视野里的天，一定还是当年的那片天。那一片灿然的油菜花，还是当年一样的黄。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当年一样的沉默。山间的野草，还是当年一样的随风舞动。西来的河水，还是当年一样的心急……恍惚间，我和先贤相聚了、相逢了。我们一起指点着远处，谈论着风景，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古今，也谈论着人世的代谢。

高山古塔几春秋，流水古渡期相留。抬头仰望，脖颈酸痛，仰之弥高。三元塔恍如一位遗世独立的老人，在不同季节中捶打时间之门。

我年纪小的时候，父亲当过小学老师，在当地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印象中，我的大姑父李庭广虽没当过老师，感觉却比父亲更有文化。他经常口占“之乎者也”，对时人谓其“酸”或迂腐类的字词，也毫不在意。

大姑父经常给我们讲传说故事，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状元骆成驥的。一次课间休息，来自四川射洪的同学谢泰来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叫骆成驥对下联。“讨口”是四川方言，意指当乞丐要饭。谢泰来话音甫落，骆成驥马上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看他那自信满满的气势，有同学不服气地说，你以为对上了对联，就能考上状元吗，除非铁树开花马长角。四川人“角”“各”不分，从字形上讲，马长角（各）合起来就是“骆”。同学的无意之言，恰恰预言了骆成驥将来能高就状元。传说，殿试头一天晚上，光緒帝梦见“二马奔槽”，意为“骆成驥”三字中的两个马旁，“槽”也就是“朝”，此乃贤良奔赴朝廷效劳之意。我那时尚在上学启蒙阶段，大姑父眉眼生动传神，讲得绘声绘色。及至历经数年，才明白这是对骆成驥考中状元的一种附会而已，倒是很吸引幼时万般好奇的我。

大姑父曾许诺带我到駱成驥小時學習玩耍的三元塔转转。可直到他去世，也没兑现诺言。徜徉塔下，睹物思人想过往，竟然眼角温热。

村民指点，前面两根电杆并立，变压器横呈之处，可以望见对岸的仓颉塔。它是駱父駱文廷為紀念兒子考中狀元，彰顯川中文風鼎盛之意而建。踽踽独行，边走边觅。间有公鸡打鸣，小狗咆哮。问过路人问乡民，甲乙丙丁均指不远处。不远处是何处？草木高低间寄望，始终未能窥见对岸塔影。

一小哥骑电车而来，情急中伸手拦下，引至一处，定睛一看，果有圆塔远矗，线条影影绰绰，与三元塔成呼应之势。方圆之形，黑白之间，人性的转圜，天道的轮转，互为观照。光影摇曳，中有流水潺潺，风光一时之胜。

对岸是明心寺镇的新糖房村，农民工诗人英德家就在塔下不远。手机打过去，地道的四川普通话传来：“你舅娘叫金素蓉，我们一队没有姓金的。你舅娘可能是二队的。老庚，你又在哪里行走？”

“我在对岸的三元塔旁，你能望见吗？”光线换挡，太阳好像一下软了下来，明亮而不刺眼。天是空的，三元塔是空的，河面是空的，我也像是空的，寂静反倒成了一种更宏大的背景。风隐隐从天边掠来，挤过我与塔之间的空隙，又到别处叨扰去了。耳边，英德鸟语花香，就像他写的诗，意象而有画面感。一远一近，一左一右，一高一低的两座古塔相映成趣，“双塔锁江”的万里江山图铺展绵延，自然、幽阔、明净。

（作者系郑州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刽子手王大爷

□陳仁德

自上古迄近代，中国执行死刑皆以砍头为主要行刑方式。于是，专门砍头的刽子手便成了一种专业人才，吾乡前辈王大爷便是其中之一。

王大爷是清末民初人，世居忠州（今重庆忠县）城，从清末开始，他便操起刽子手的行当，一直干到民国。那些年兵荒马乱，地方政权更替频繁，官兵们你来我往，都有生杀之权。这就让王大爷有了用武之地，谁上台都要请他去杀人。在不断的“咔嚓”声中，王大爷的刀法也越来越娴熟，正如庖丁解牛一样，他知道瞅准犯人颈椎的某一骨缝处下刀。

王大爷杀人明码实价，一颗人头一块大洋（当时一分钱就能填饱肚子），遇到业务好一天能挣20块大洋。他是独家经营，慢慢地便有了几百块大洋的积蓄。夜深人静，王大爷在桐油灯下一边擦拭那把鬼头刀，一边数着那些白花花的银圆，脸上便有了几分笑意。

王大爷喜好杯中物，没事的时候爱和几位哥们坐酒馆，要上一壶老白干，外加一碟盐黄豆、一碟花生米就开喝。但后来就没有人愿和他一起喝酒了。原来王大爷杀人有癖，坐在酒桌旁心里想的却是杀人场面，两只眼睛总是非常专业的骨碌碌盯住朋友们的颈子观察最佳的下刀位置，直盯得朋友们背脊发凉头皮发麻，只疑鬼头大刀就要砍下来，哪里还有心思喝酒。没办法，王大爷只能独自去酒馆了，好在酒馆里人多，总有人同桌。但王大爷旧性难改，一双眼睛仍死死盯住人家的颈部，人家哪里受得了。最后，王大爷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喝酒了，酒馆角落里那张桌子差不多成了他个人的专用品。

要不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王大爷是准备将这职业进行到底的。出乎意料的是，民国以来，杀人武器发生了变化，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子弹，能在老远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就将人杀死，比鬼头大刀“咔嚓”一声轻巧得多。这让操刀杀人一辈子的王大爷自叹不如。开始听说那一粒“花生米”就能杀人时，王大爷还不相信呢。直到有一次亲眼看见一个壮汉应声而倒，他跑过去探了探鼻息，真的没气了，他才终于相信了。

王大爷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枪越来越多，而刀越来越少，但他仍擦拭着那把伴随了几十年的鬼头刀，有时也要上刑场去“咔嚓”一番。后来有一天，地方上杀人没有通知他去行刑，完全改用了枪弹行刑，他才知道，他永远失业了。那天晚上，王大爷在桐油灯下抚摸着那把鬼头大刀彻夜不眠。

酒馆里的酒徒依然很多，大家对鬼头大刀的敬畏慢慢淡化了。那天王大爷走进酒馆，发现角落里那张自己的专用酒桌竟然已坐了好几个人。王大爷缓缓地走过去坐下来，禁不住又往那几个人的颈部看去，看着看着，竟流下眼泪来……

民国十五年，王大爷病逝，那把鬼头大刀和他一起埋进了坟墓。

（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